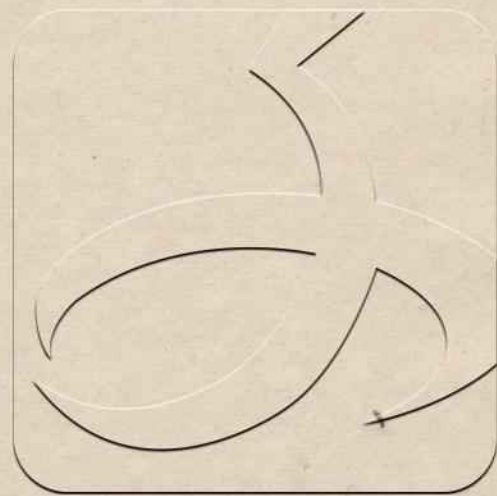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喻蔽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
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爲奇磧礫以
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寸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
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表而乍出乍入或
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蕪未若
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荅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
竄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
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沔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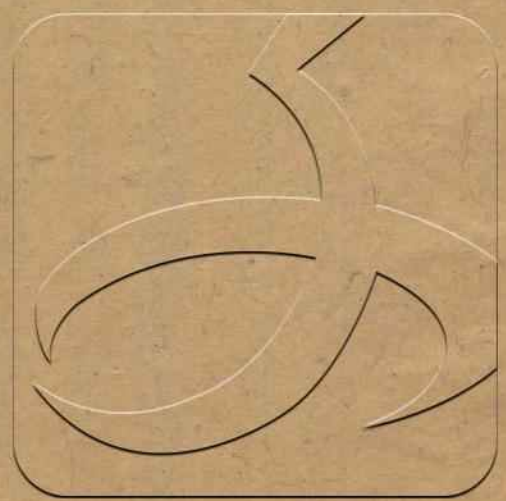


丘垤之位埋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籠曠濶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燾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巔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凌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當作木竦於都廣沈鯉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騶騶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

夫玄圃之下荆華之顛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顛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卽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義和昇光以啓且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竝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麗八音諧而簫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辨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瞽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

文豈患莫賞而滅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豔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食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云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荅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期藏本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

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椒真而亦有兵畧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爲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療溼痺而剔足患莢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百家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洋濺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則林薄之禪嵩岳。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遂踳躓於泥滓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披藏作彼舊寫本空引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木白今從虛木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風格高，嚴重切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

難故百世為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指曜夜
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癡助教之言猶彼操
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
疾均焉狹見之徒區區執藏本作亂從精去博辭舊寫本改
思而不識合錯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
數於億兆或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
偽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間均龍章於素質可
悲可慨豈一條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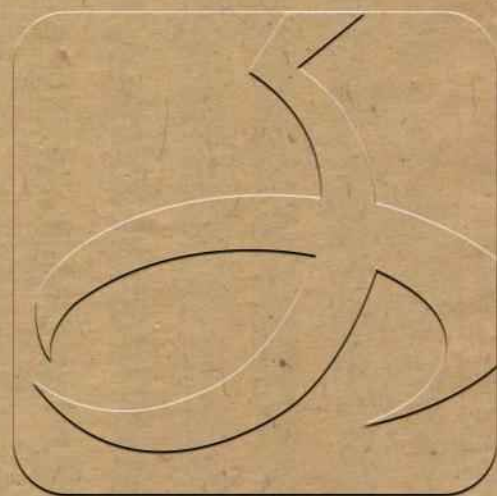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文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
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耳
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荅曰荃可棄而魚未獲則
不得無荃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
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
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
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
鉛鋌舊寫本未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以方
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槩以一例斯伯

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
 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
 聲之稱廢馬于駟而騏驎有遊群之價美人萬計而
 威施有超世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
 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聞也八卦生乎
 鷹隼之飛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疑
 下有脫舊寫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錦繡之
 作具貴亦有脫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錦繡之
 因素地珠玉之託蜂石雲雨生於有寸江河始於咫
 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徐舉顧眄而凌
 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螳怪其無階而高致
 鴛蹇驚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詩論之中周旋一

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髻鬣請
 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
 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景之駿猶謂不及伯
 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
 所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
 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
 有冠群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志四

正郭

抱朴子曰稽生以爲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荅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樞機之玷亂乎白圭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其閒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

用且好事者為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
 見准各本慕於亂世而為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
 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涉所經則賢愚波蕩謂
 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
 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舊寫本日月者耳非
 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
 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彰惶不定載肥載臞
 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亂其形而不究藏本作
舊寫本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劬不覺其短皆是類
 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此是故其雖有缺際莫之敢指也
 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

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晝
 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
 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
 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藏本作流橫吾其
 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
 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按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
 不救非其才之所辦審矣法當仰躋商洛俯泛五湖
 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客離
 群獨往則當掩景淵沔漉鞞鱗括囊而乃自西徂東席
 不暇温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
 為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

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揮毫屬筆祖述六藝行
自銜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
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沮冰泮草靡未有異
庸人也無故沈浮於波濤之間倒屣於埃塵之中遇
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刃斂弊匪遑啓處遂使警譽翕
熠秦胡景附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輶車盈
街載奏連車誠爲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
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廟高潔之條貫爲秘丘之
俊民而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闇
於天人之否泰蔽於白量之優劣乎空背恬默之塗
竟無有爲之益不值禍敗益其幸耳以此爲憂世念

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斥鷃之逐鴻鵠焦
冥之方雲鵬鷗鷗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
俗之才無固藏本作用從舊寫本改守之質見無不了庶幾大

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
退心希榮利未得舊寫本空玄圃之棲禽九淵之

潛靈也自銜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劬

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

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竝日月原始見終且

猶有失不能常中況於林宗螢燭之明得失半解已

爲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
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

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巨園然未能進
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
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
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木
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
匡危蔽徒能知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
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
梁棟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
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稽生又曰林宗存爲一
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
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抱朴子曰曷爲其

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

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生藏大 主從 褒過

耳故太傅諸葛藏本有公字 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

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 改 巷議以爲辯

訕上諉政以爲高時俗貴之 欻然 猶郭解原涉見趨

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

於先賢之行徒惑華名咸競準的學之者如不及談

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

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

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闕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

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沈士人不齒

藏本作折舊寫

其名賢遭亂隱遁含光匿景未為

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間闕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世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為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

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遁

逃不仕者

藏本作也舊寫本作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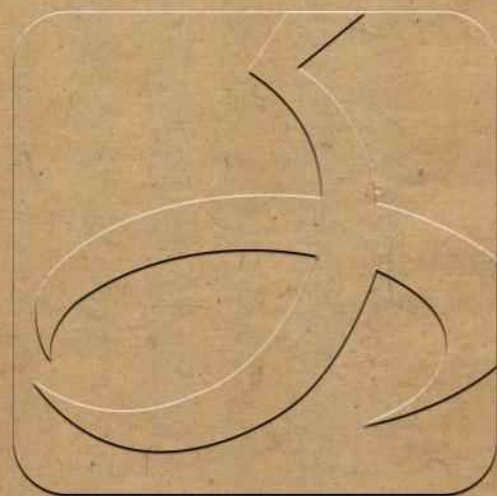
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

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為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為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彈禰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群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嶽降神異人竝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脩爲小兒苟或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食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顰顙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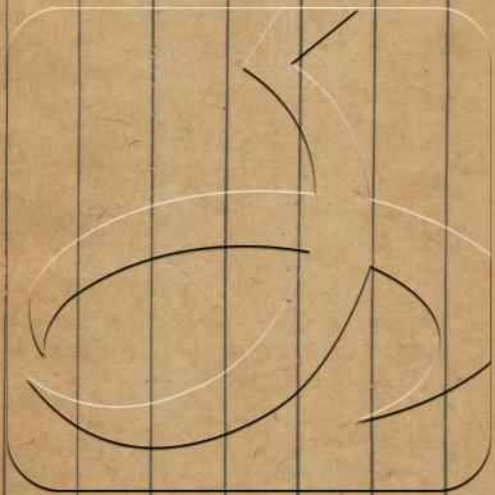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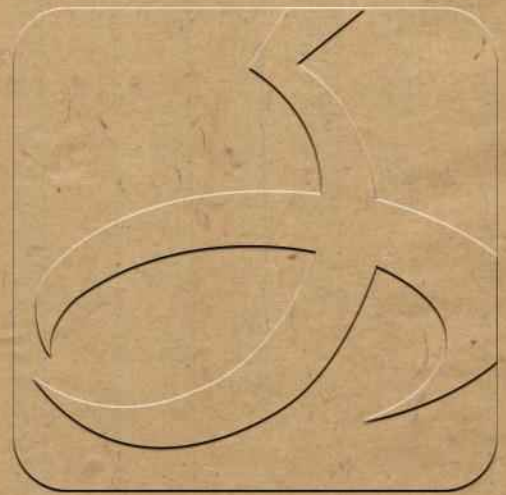
愴然有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芸鋤乎惜之也衡藏
無衡字從舊寫本補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
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
錄所作之本也以比枝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
請衡更作衡卽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爲佳而施用
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惡而表亦不復堪
欲殺之或諫以爲曹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
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
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
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
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

愴然有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芸鋤乎惜之也衡藏
無衡字從舊寫本補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
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
錄所作之本也以比枝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
請衡更作衡卽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爲佳而施用
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惡而表亦不復堪
欲殺之或諫以爲曹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
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
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
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
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

其名耳我一覽尙記之卽爲暗書之未有一字石缺
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
省可下缺雖藏木作難今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
高游鳳林不能幽翳蒿萊然修己駁刺迷而不覺故
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齋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
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嘯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
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爲之主任荷之足爲
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所
無如何朽木鉛鋌班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
荆楚間終陷極害此乃衡憤蔽之効也益欲之而不
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稽生

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
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志五

詰鮑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
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
豈其皇天諄諄言舊寫本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夫疆
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
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
屬役御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
混茫以無名爲貴群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桂刻漆非
木之願拔鶻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
輒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生之根藏本

作伐根之生
今從舊寫本

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木完之
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物竝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
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
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
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
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
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
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採深淵不漉鳳鸞
棲息於庭宇龍鱗群遊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
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

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凌厲

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胷機心不生含舖而熙鼓腹

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

嚴刑以爲坑穽降及抄季智用巧生道德旣衰尊卑

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絃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

凌霄構丹綠於焚燎傾峻拽寶涿淵採珠聚玉如林

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

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木去宗

藏本作崇從
舊寫本改

日遠背

朴彌增尙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欲則真

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刻銳之器長侵

割之患駑恐不勁甲恐不堅錄恐不利盾恐不厚若

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
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舊寫本諫
作辜者脯諸侯殖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周炮
烙之虐若令斯人竝為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
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為君故得縱意也君臣
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於塗炭
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
闕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
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沖昧既闕降濁升清穹隆仰燾旁
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

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
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
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群分也由
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窟穴窟毛血是茹結草斯
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底體廣
廈稷梁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葢物良宰匠
舊寫本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
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作受命自
天或結罟以畋漁或瞻辰而鑿燧或嘗卉以選粒或
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
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

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
之化成太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
覲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摛耀於天路皇
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
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出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
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
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
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
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
有重類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口
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唯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

河圖洛書或麟銜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
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
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
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
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
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闔哉雅論所
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群生之性也拜伏之
敬世之末節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
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
川無舟楫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
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

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
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
負戴棄鼎鉉而爲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
裸以爲飾不用衣裳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
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
而不寒資藏本作資從意林改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
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芋藏本
作茅今從舊寫本可以生鬪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
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已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
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群
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盱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

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颺清風以埽
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
罪九伐以討大愆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彘倫之不敘
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鷹揚以彈違
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狻之變莫世乏之而令放之
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
禍無主所訴無疆所憑而冀家爲夷齊人皆柳惠何
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轡策而御奔馬
棄柂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鮑生又難曰夫天地
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
率性藏本作率性從舊寫本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

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獯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竒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百官備則坐糜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況加賦斂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輦願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讒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騎城嚴則役重

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鉅橋之粟莫不懽然況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山載戢干戈載橐弓矢猶以爲泰況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雜囊爲幃濯裘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爲美談所謂盜跖分財取少爲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柚之空

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爲非焉衡量所以檢僞而邪人因之以爲僞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爲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讐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楸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邦忠

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爲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之爲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古之爲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紈古之爲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羣生有脫文此下乃抱朴子駁難之辭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離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玉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
荅余文多不能盡載余稍條其論而牒詰之云

鮑生曰

藏本連屬上文今從舊寫
本以鮑生提行後版此

人君採難得之寶

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狀無已之求抱朴子詰曰

藏本以抱朴子提行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
今改連上文後故此

聚奇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為君也捐

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

其不汙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鑠黃白之鑛越海裂

翡翠之羽網璫瑁於絕域掘丹青於嶠漢亦可知矣

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

以周公辨貴賤上下之異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

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

制庖厨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

已之愆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

以定雅論之證也

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飢寒

矣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

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

徒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

爾崇

陽字疑衍藏本爾崇
作肅宗從舊寫本改

奉祖廟祇承大祭供立統

之服廣本支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

之書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

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帝王帥百僚以藉田后妃
 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
 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
 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
 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
 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
 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斂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
 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
 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舊寫本者眾鮑生
 乃歸咎有君若夫藏本作未若譏采擇之過限刺農
 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半但使後宮

依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晏
 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靡
 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踈猶漏可都
 無網乎

鮑生曰人之生也衣食已劇况又加之以斂賦藏本

賦從舊重之以力役飢寒竝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作收

寫本改於是乎生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蝨不餒

舊寫本使人智巧役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

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藏本

從舊寫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

夫言主事彌張賦斂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

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爲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邪鮑生乃唯知飢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民知榮辱乎

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日昃旰食將何爲懼禍及也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癸指天日以自喻秦始皇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 意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彞倫敘怠荒則姦宄作豈況無君能無亂乎

鮑生曰王者欽想奇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

耀未服

藏本作朱服從舊寫本改

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抱朴子

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攜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晷靈禽嚙啗於阿閣金象焜晃乎清沼此豈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獨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貶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覩尋仞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澤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哉

何者鮑生謂為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母之環以爲富也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物爲太平則土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蚘飛蠕動咸得其權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

鮑生曰人君恐姦釁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爾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凶醜之自然下愚之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景之不能鑠金石冶正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坎備

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而欲

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何必

日用哉蜂蠶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獾曲其

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鮑生

欲棄甲冑以遏利刃墮城池以止衝鋒藏本過作進

舊寫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

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

或曰苟無可欲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荅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

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蚘蚘之不鈞吳楚之交兵

藏本作反兵從舊寫本改起乎一株之桑葉饑荒之世人人相食

素手裸跣

下有脫文疑缺一二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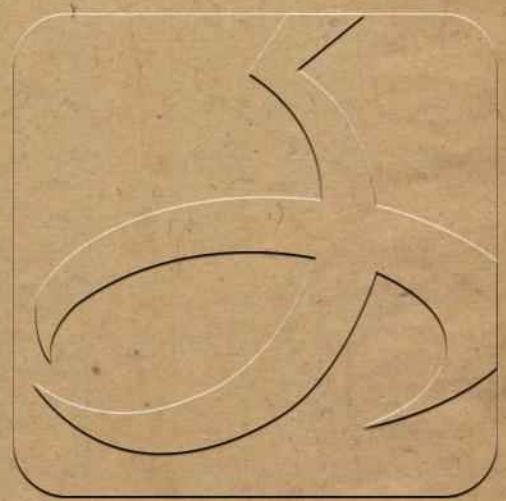
遠則甫侯子羔近則于公釋

之探情審罰剖毫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刑劓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鰥在下而四嶽不蔽明揚仄陋而元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版築而躡玉堂或委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為上將伯柳達讎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於時有君否邪又云田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厄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稅藏本作求從舊寫本改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天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

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為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犁之巧而闕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

從遠則甫侯以下二百七十字疑當在本篇前半未敢輒移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志六

知止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沖

者必全之筭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

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鶩依龍鳳以竦迹規

韜鋒於香餌之中寤覆車乎來朝之路違險塗以遐

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緝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觀堅

冰於未霜徙新曲突於方熾之火纏舟弭楫於衝風

之前瞻丸糖而深沈望密蔚而曾逝不託巢於葦苕

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審機

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慾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不能蠶介其純粹近理不能耗滑其清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冷知功成者身退慮勞大者不賞狡免訖舊寫本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鑿彭韓之明鏡而念拙簪之術觀越種之閭機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遜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盈田豫釋紱於漏盡進厥亢悔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寶不亦邈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輟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眾非或盡忠許於兼會或倡高筭而受晁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闕高踏厚猶不免焉公且之

放仲 之行賈生遂擯於下土子長熏冒乎無辜樂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晷辱已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為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在堦上我不足解其驗如此告退避賢潔而且安美名厚福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期藏本從舊寫本改榮將速身禍救誹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矰繳紛紜則鴛鴦離網坑穽充蹊則麟虞斂跡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為謀者猶宜使忠況自為策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

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革，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進忘退，斯之以舊寫本乎夫。矢奔而不止者，蹇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沈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輟者，缺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棊之際，議治裘不於群狐之中。古人佯狂爲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

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幽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煎蹙以吞醜。由乎迹之有，朕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冰，身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爲爲一。豈有斯患乎。又況乎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爲此永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爲秋瘁之端。日中則吳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積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性矣。況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

乎蚊蚋墮山適足翱翔兕虎之墜碎而為齧此言大
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而行打撲干紀
不慮讐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屬託如響吐剛
茹柔委曲繩墨則忠舊寫本空喪敗居此地者不
亦勞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
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兼舒於華第
豔容粲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宋蔡之巧陽
阿之妍口吐探菱延露之曲足躡淶水七槃之節和
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醪醕不撤仰登綺閣俯
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灑滯朱
羽頡頏飛繳墮雲鴻沈綸引魴鯉遠珍不索而交集

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旌雲
蔚麾節翕赫金口嘈囂戈甲璫錯得意託於後乘嘉
旨盈乎屬車窮遊觀之娛極畋漁之懽聖明之譽滿
耳而入諂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蔑古人謂
伊呂管晏不足算也豈覺崇替之相為首尾哀樂之
相為朝暮宵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丘園哉若
乃聖明在上大賢謹事百揆非我則不敘兆民非我
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為憂滿而不以溢為慮者所不
論也

窮達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繫滯其

有憾乎

抱朴子荅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己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沈潛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沈閭淳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珞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爲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爲劣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豈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兔足因夷塗以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速離光

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俟發春而表豔樓鴻待衝臙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鰥不登庸叔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穰苴賴平仲以超躡淮陰因蕭公以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龍榮之孔明公瑾負虎臥之典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引勳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己者爲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爲浹而附己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群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情或識藏本作適從舊寫本改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

疏數為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為多少矣。于時之
 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豈
 哉免乎斯累也。又況於胷中率藏本作卒從舊寫本改有憎獨
 立疾非黨，忌勝已，忽寒素者乎。悲夫邈俗之士，不群
 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
 朝而斥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
 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騁於一
 世，勲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泥滓，濟物之才
 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
 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
 恥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

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希，興永歎於川逝乎。疑
 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
 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泊意林作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

窮覽六略，旁綜河洛，晝競義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

餘輝。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墨藏本作道從意

林改為城池，以機神為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

舊寫本作衝壁。文士寓目而格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言，覺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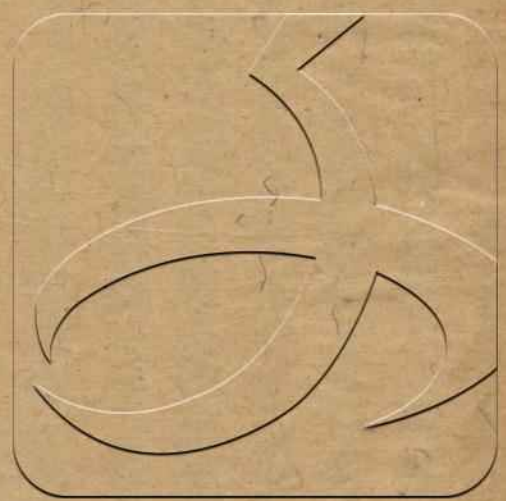
一之無咎，意得則齊筌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

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

穎而如訥韜修翰於彤管含金懷玉抑謚華辯終日
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
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
音則未別乎聚石也玄伯先生荅曰吾特收遠名於
萬代求知已於將來豈能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
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美不見醜身卑而言高雖是不
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
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也夫玉之堅也金之剛也
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
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
疏翫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

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終無樞
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
以費言論廣修堅白無用之說藏本作訟從
舊寫未改諸子
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治
邪學或與聞見者較唇吻之勝負為不識者吐清商
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奏雅樂於
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氣乏椎杭
抵掌斤斧缺壞而槃節不破勃然戰色而乖忤愈遠
致令恚容表頰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閒既玷
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
矣

抄本夕四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十

志七

自敘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
 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為列國因以為姓焉
 洪曩祖為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
 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為莽所敗遇
 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
 徙君於琅邪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
 武踐祚以廬為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
 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
 捷侯比上書為文

藏本作文為從
舊寫本之轉

訟功而官以文私

抱朴子外五十

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爲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
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
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
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卽第爲驃騎營
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
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
騎曰此更賴役國人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
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
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
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
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之藏本作史從
舊寫本改才仕吳

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
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
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爲士
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
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
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
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
總統征軍戍邊壇場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故主欽若
九有同賓藏本作實從
舊寫本改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
太中大夫歷位大中正肥鄉令藏本無止字肥作縣
脫從舊寫本補改縣
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

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
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
官發詔見用爲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
善彈枉軍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
三子也生晚爲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
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穡承
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
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
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
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
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

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
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
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旣
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
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
之師其河洛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
及算術九宮三基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
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
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
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
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

卷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欲藏本作故從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自藏本作具從舊寫本改本改舊寫本改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頽但念損之又損爲乎無爲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之爲人也有脫而駭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縑縷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促身本作身促從意林乙轉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

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草門而無趨從之所藏本作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洩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雷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恕藏本作怒從其乏役也不曉謁有脫以故初不修見官長至於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健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

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

多慕豫親之好推闡室藏本作至從之密洪以為知

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舊寫本此舊寫本

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

詳悉乃處意焉又為此見憎者甚眾而不改也馳逐

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已而見疵毀謂

洪為傲物輕俗而洪之為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

不聞藏本置作之舊寫本作毀至患近人或恃其所

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為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

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

藏本作家從舊寫本

改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

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舊寫本存字空詳而

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可藏本無不字與

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

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

不得已藏本無已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

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

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

累之也至於糧用窮置急合湯藥則喚求朋類或見

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

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

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為皎

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舊寫本謂字空

白疑良守善者用舊寫本用字時或齋酒餽候洪雖

非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

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呢客蓋邀名之偽行

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

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

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有字當誤舊罪人之

賂或當作枉有理之家或為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

人疑作或挾使民丁以妨本作妨以從公役或強收

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

地劫孤弱之業惚恫官府之間以窺培尅之益內以

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

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

賓庭可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洪自有識以逮藏本

以從舊寫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

也雖僕豎有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

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譏人交舊寫本之好惡或為

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

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

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

如其清高閑舊寫本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閭

閭

閭

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藏否使卓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準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為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為輕乎當平舊寫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況非我安可為取而而字從舊寫本補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

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離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遽是乎異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且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嘍嘍舊寫本燭之明而輕評人物是皆賣賣字疑舊寫本空自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振禁藏本作鎮業靡遠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為將兵都尉果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

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
 擔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撫得眾者洪
 卽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傷
 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
 驚亂死傷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轂張無所損
 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
 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
 給布百匹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
 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
 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
 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

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

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

會有故人譙國嵇君道本作嵇道從意林及晉書改下放此見用為廣

州刺史乃表請洪為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

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君道於後遇害遂

停廣州頗為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

得而不可頓合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

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

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

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為也且自度性

篤嬾而才至短以篤嬾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

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
 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
 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非藏本作不從絕棄世
 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
 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勢之域藏本作貴
舊寫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
 出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
 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
 欲以違遠謹誨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
 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
 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

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於代

本脫於代二字從意林補至于

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為增也直所

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女有所製棄十不存一

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

而多慘憤不違復料護之他人文成便呼

藏本作手

本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爾

藏本作示從

作文章

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嬾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

百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

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

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

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

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為神僊傳十卷

又撰高尚藏本作上今從舊寫本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抄

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

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僊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

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

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論藏本作典目從舊寫本改自敘末

藏本作未從舊寫本改及彈棊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

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

焉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有脫又擲瓦

手搏不及兒童之羣未曾鬪雞驚走狗馬見人博戲

了不目眴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

至今不知碁局上有幾道樗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

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

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

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為樂而實煎悴喪廉恥

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

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

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

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多召悔矣不足為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

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

恨之憂鬪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

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
不喜而不為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
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為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
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
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
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祕法其巧
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
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
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過藏

脫過字從
舊寫本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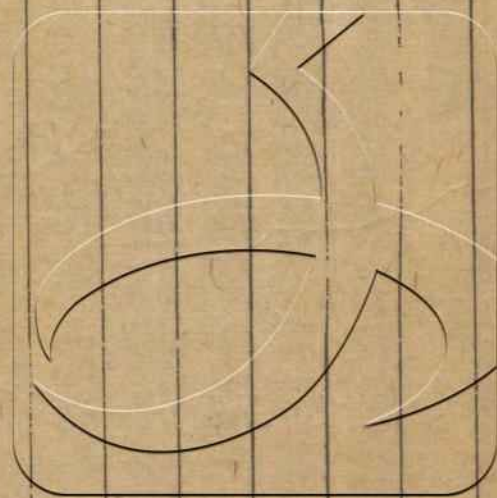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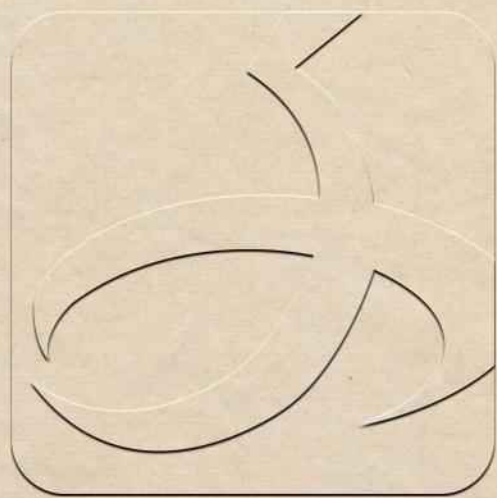
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
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表法真子龍之傳

嘗廢書前席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著一節子書令
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
不就薦名琅邪王丞相府者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
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
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
滯賞竝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
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謂藏本作詔從
舊寫本改討賊以
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
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
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為善醜虜未夷天下多
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

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
 焉洪既著自敘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
 窮望絕懼身名之借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
 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穆藏本作
 改寫本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
 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荅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
 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
 改旬而凋墜雖飛騰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
 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烟藏本作烟從黃髮如激箭之
 過隙況或未萌藏本作明從而殞籜逆秋而零瘁者
 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

逸倫之士或以文莛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勲
 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鑠於淵壤美談
 飄飄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沈抑
 婆娑用不合時行外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
 跡與眾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雖坦
 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鳴上不能應揚匡
 國下無以顯親垂名美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
 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敘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
 將來之有述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十



71014422

推枰外五十

十一

